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九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　朔。

京師地動天鳴。

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興。併在一時。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討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

都察院右都御史史琳卒于官。贈太子少保。
先是十二月。火星犯左執法而戴珊卒。琳以爲未也。及
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後加太子太保。
加禮部尚書張昇爲太子太保。
孝皇賓天。及　上嗣統。凡吉凶祭祀冊拜慶賚及儀物
制度。皆昇任之。無遺禮。
以右副都御史張泰巡撫陜西。
工部尚書曾鑑奏奉詔書裁革軍器鞍轡二局添設管事
內官。　上不從。
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
南科給事中汪循疏請重詔書裁革中官。不報。

循言曾鑑題華內官。蓋奉行詔書也。陛下不蒙裁减反令查正統天順事例。夫內官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其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例。則誤矣。自夫添設中官。寵信大過。致有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此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

吏部侍郎王鏊請修復弘文館故事。講學親政。不報。

鏊因 上遊逸。請便殿之側。修復仁宗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而用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

古今成敗或論民閒疾苦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二月上耕耤田

柳戚畹乞和買民田戶部尚書韓文力論止之

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缺儒士書篆嘗內旨令華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吏部尚書馬文升堅執不從瑞以文升抗拒奏誣之

文升已奉旨考選而旨從中出文升方杜塞倖門不從瑞憾憤誣文升抗拒賴諸大臣力爲之辯其冤始白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執法按中官李興以辟諸閹銜之

李興督造　孝宗陵寢。侵收柴銀。盜伐　皇陵松木。事下法司。興恃寵不服。扳新寧伯譚佑工部侍郎李燧同罪。守隨乃叱之曰。柴銀是汝侵欺。陵木是汝盜伐。佑燧二人。止坐不行救正之罪耳。惡得比而同之。興語塞。遂按其辟而內官益怨。

三月星隕如雨。

上幸太學。

大學士劉健等請　上御經筵。賜健等冠帶衣履。

總制全陝都御史楊一清疏邊務四事。下部議之。曰綏土人。曰處顆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

撫治鄖陽都御史孫需議國家祈禱諸費取諸香錢從之。

初祈禱諸費皆民出需曰山有香錢鉅萬典守者私之是不可取爲享神之用耶令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禱之費不擾于民

以右副都御史洪鍾總督漕運

起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疏以疾辭從之

以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巡按直隸御史劉玉疏慎重大婚劾太監吳中輕慢之罪不報

吏科都給事中安奎疏乞信老臣將內批李冉吳一仲等仍遵詔旨罷職爲民事乃寢

奎言尚書馬文升遵明詔裁革冗濫七百餘員今太監

王綸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禹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且中閒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於竈下養中即將爛羊頭爛內侯何殊使李禹等奸計得行後即爲例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宜聽文升所執若墮其奸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

太僕寺卿儲瓘奏邊方缺馬止給本色仍請差兵部郎中同本寺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原發銀買馬實數以杜侵欺
下部知之

瓘言本寺馬匹本備京營之用不爲各邊之費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

廢弛一遇警急奏請紛然查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遐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求不甚愛惜馬匹及至倒死不行賠償甚或侵欺買馬銀兩如都督汪鑑追贓罷官其弊難以盡言

四月提督團營兵部左侍郎許進覲闕具疏辭不允

吏部尚書馬文升屢上疏乞致仕從之賜璽書褒美命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皂隸八名

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弘治時文升嘗薦進從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契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

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補之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既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

南京兵部尚書王軾乞致仕加太子太保從之

以吏部右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

司禮監太監李榮與芳同鄉爲芳内援故用之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時冢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章薦瀚學優才贍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宜居其位因改南兵

五月商人譚景清附託壽寧侯奏討殘鹽戶部尚書韓文

等舉正不報。

景清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傾囬原價。挾制朝廷。播撼官府。舉朝恨之。

清查湖陝河南戶口刑部侍郎何鑑疏處置地方十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請官給散戶田。二曰處置附籍人戶。三曰處置還鄉人戶。四曰查理軍匠奸弊。五曰嚴戶籍以革脫漏。六曰嚴版籍以清里甲。七曰嚴禁捕以靖地方。八曰專委任以總地方。九曰均田賦以安小民。十曰設衙門以控地方。復歸功於王瓔等一十二人。請量加旌擢。復陳途中所見軍民利病六事。請免支以實京儲。處驛傳以祛

宿弊足兵食以備不虞停夫役以蘇民困添佐職以備
任用均差操以障地方奏裨新政
內旨下兵部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陞
級數百餘人
敕兵部侍郎等官勘得原開係按狀不係對陣且功無
顯跡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至是中官營旨乃一切陞之
視爵祿如糞土
以右僉都御史王質巡撫貴州
以王瓊爲右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內旨收南海子等身人一千二百入內
壽寧侯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地出駕帖差校尉拿解繫

獄。

時咸寧横恣中官附勢祇憑妄奏提解來京鎮撫司行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仍解本處官司問理株連須累慘不可言。

清理鹽法工部左侍郎張憲以九年考滿奏聞陞右都御史仍董其事。

木匠兒子諸番掠掠新堡巡撫都御史劉繼遣官討平之提聞降獎勑勵。

前後俘斬千餘賊懼皆投兵羅拜誓不再犯。

以何鑑爲南京刑部尚書。

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守阯乞休進本部尚書致仕。

起南京兵部尚書丁憂服闋秦民悅于南京戶部
攸監帑典齊玄盜空庫財事發寅緣出鎮科道累請追究
不報
以彭澤為真定知府
內旨差中官踏看皇莊
時行巡按查勘未報而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
人皆苦之
承運庫內官因各府支用銀兩累數百萬兩不給請自查
算不報
六月辛酉雷震 郊壇禁門 太廟脊獸 奉天殿鴟吻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諫馳騁荒淫等事不聽

疏言近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乎　朝廷弓矢甲胄戰鬬之像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襍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怒震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懈人國家之福也

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爲五經博士

南京工部尚書李孟暘乞致仕從之賜勅給月廩歲隷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

太白經天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等會陳弭災十一事下該司知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帝所已行者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乎上下矣曰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繼體守成之時夫何近來旨從中出內閣之所議擬者徑行改易所當誅戮者悉不預聞伏願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負托之至重。延接大臣。講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議擬。日召內閣。預聞施行。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協人心之至公。其次曰敬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靡費以甦民困。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眾論所長。而裁制多出瀚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韙之。然權姦自是側目矣。

內府各衙門營內旨。乞留各營執事官軍。各內府軍匠。各倉軍士。

初前項。劉大夏奏准查赴團營操練。至是依倖利其私

用。又乞留之。

巡撫應天等處副都御史艾璞奏重定論田加耗例。從之。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吴氏。

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

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奏廟學損壞請修理不報。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弊政。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疏言臣等遭逢 先帝。簡任内閣。臨終顧命。以 陛下

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旋致廢格不行。變

易殆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生事。以執奏爲瀆擾。

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

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上諭待斟酌行

戶部累奏支用缺乏請發司鑰庫銅錢濟用不發

大角星搖動

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再撫江西

時各府地方盜賊烽起肆行劫掠從人望起俊再撫勅中有賊徒及窩主人等自首者許免罪有能互相首告

擒捕者一體賞勞。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為兵部尚書仍兼提督團營

內旨令饒州府燒造磁器起運來京用

兵部尚書許進疏勸　上勤學養心納之

疏畧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

廸之謨益進遊逸淫樂之戒　帝王誕膺景命罔不學

於古訓以克永世臣於經筵侍聽之餘仰瞻　天表睿

智聰明矧儒臣進論諄切裨益弘多故臣以為　陛下

之心欲得所養惟　經筵為切務伏望時敏問學痛止

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為必可師以昔荒淫之王為必當

戒則聖德日新災變自弭。
命陜巴子拜牙郎嗣忠順王。
以右僉都御史鄧璋巡撫遼東。
以右僉都御史車霆巡撫宣府。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政令十失乞罷黜。上付諸司議之
疏末云臣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
甚於前頃者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
有未行今奉　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又使
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
臨之在上豈欲以其冐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
於此哉臣等再三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

是備歷愚衷、再申前請乞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

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

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兵部尚書許進執奏緝事官校王縉不當陞級不報、

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拿賊有功、得

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賞罰人主之大

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

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

體、

十月。霾霧四塞。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給事中牧相交論南京御用監牧養馬騾九千匹。役軍四千名。費芻粟鉅萬。下兵部議之。

兵部尚書許進條釐革弊政八事不報。其重者曰邊 文皇舊制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沮撓 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九城門多餘內官取回別用毋令貪緣添設曰甦困苦。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尅軍士顧倍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

命大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收王岳李榮范亨徐智

下獄。並發南京充淨軍。

上卽位之初。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爲樂。舊內臣叚敏黃偉端愼斥不用。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夢陽曰。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我草疏。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不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人主以辨姦爲明。 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

咨曰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痛加修改所劾太監

馬永成等始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
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
疏乞誅永成。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决之。各上疏
求退。紛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
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
而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
宮舊臣。惡儕輩所為。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
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
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韓文述
群小道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第欲寬之

耳。是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寄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待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爲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瑾等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劉瑾矯詔勒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譏刺。 上久信之。至是遂准

命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等不休。惟李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

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驟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

劉瑾密遣人縊死太監王岳于途。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時出一語。則與吾輩同去爾。東陽默無以應。

下戶科給事劉茝獄

茝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餐饑虎。固不若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饜也。又曰。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寖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

茝疏數千言。言皆剴切。

刑科給事中吳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
翰林院學士並入內閣辦事芳仍掌部事
芳性陰狠妬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
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
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
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
導之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
悉加醜詆授檢討段炅以快其忿
山西道御史劉玉陳治忽極論寵劉瑾佞倖小臣棄逐顧
命大臣劉健謝遷乞將瑾等明正典刑勉留健遷責成輔
導下獄黜爲民

十一月。逆瑾矯詔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于闕下。
源豐城人。憲使瑄之子。源于元年八月中奏大角及心
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　上安居深
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
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冐於陽
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旨
楊源假天象妄言禍福。廷杖三十。謫之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黜
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大怒。捏旨差
官校逮繫錦衣衛獄
劉瑾矯詔勒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閑住。

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幷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爲民。

改兵部尚書許進于吏部。

時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劉瑾矯詔勒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以總督宣府軍務劉宇代之。

降戶部郎中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

劉瑾知韓文等疏實夢陽贊成。故罷之。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進大學士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大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璟矯詔勒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致仕，以劉宇爲兵部尚書，

宇附焦芳結瑾故矯詔用之。

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俱緊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屬暫署科道，以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捏旨罰進俸。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疏橫梁瀟江等處廢關，數苦諸番剗掠，請各立分司巡守。從之。

劉瑾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浙江左參政致仕。

瑾素嫉瀚正直。值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獨往送。賮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定科道招詞連瀚同黨。乃矯詔降之。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捄南京科道。劉瑾矯詔除名。

杖兵部武庫司主事王守仁于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

瑾拿南京科道戴銑等下獄。人心洶洶。守仁言。銑等以言責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

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
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然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
危疑不測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
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
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至失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
諫臣之名。其時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
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
吝之勇。則 聖德昭布。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瑾怒矯詔
杖五十。斃而復甦。

劉瑾擅權恣橫。收天下章奏于私宅。票 旨批出徑行之
上因瑾掌司禮監事。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祢亦遂

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　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録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内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温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

選中書舍人李憲爲給事中

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自此始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於官

元禎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爲同

黜奇爲平淡造詣盖益深矣所交若陳布政選羅修撰倫陳檢討獻章皆以道學稱于時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毁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朔

劉瑾矯詔逮尚寶司卿崔璿按察司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

劉瑾方張威勢適璿冊封回祥以御史歷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轎爲邏卒所緝瑾拿下獄璿祥枷於長安門偉枷於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宥始釋獄各

充邊衛軍。

總制全陝軍務楊一清疏計處河套大事。下部知之。

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墻。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北堡。其三議設花馬池。立寧夏後衛。及興武衛營。立千戶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改爲守禦千戶。其五整飭帯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

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

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

一通行。議即起用。

以都御史曹元巡撫陝西。

元與劉瑾有親故用之。

閏正月。劉瑾矯詔將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翀劉茝各廷杖三十。發爲民。

以何鑑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二月。劉瑾矯詔諭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稟。仍行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

以刑部郎中孫燧爲大理寺丞。

許進知燧持正。故推用之。

劉瑾爲晉藩事惡禮部尚書張昇不附己。勒令致仕。

召王瓊爲戶部右侍郎。

改南京吏部尚書李傑爲禮部尚書。

劉瑾矯詔令查盤天下軍民府庫科道將銀兩盡數觧京。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瓊疏請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壹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以空閑衛所撥補下部議之。

御史王齊疏請早正種馬下兵部議准行之。

齊具論各處將種馬補足群數每年歲取備用一群之內各照人丁地畝議和朋約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共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若解內有好駒堪以備用聽從本群人戶幇價起俵折色者徵銀三十兩其本色折色分數本部仍臨時量酌奏請設遇緊急量爲增添不拘此例至今守之

不失。

三月乙亥朔，日食。

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時　上御經筵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添出許多說。劉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注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再不可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客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疏忠，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以病歸。

懋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席，而懋以先幾去矣。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

朕以幼沖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楊禮敬、陳霙、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

蘭王弘任詰李熈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逓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勑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以韓重爲南京工部尚書。

刑部尚書閔珪請老加少保致仕。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爲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

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四月龍場驛丞王守仁佯投錢塘江遺詩于岸。

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遂旋赴龍場。

劉瑾矯詔，令內閣于新差天下鎮守太監撰勅，增入干預刑名諸政。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同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民，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

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勑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

先是勲戚徐傭因璞斷田于民賂劉瑾別差官覆勘差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傭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揑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可滅天理乎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萬州爲民

劉瑾勒禮部尚書李傑致仕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榛賂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瑾銜之竟以是去位

以屠勳爲刑部尚書。

劉瑾等誣遠工科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爲民。

諧在科。前後疏上。若戒逸遊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彌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群奸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由是大憾之。

劉瑾以嚴刑刼人。不分輕重罪囚。并强竊盜賊。私鹽逃軍。鄰佑人等。一槩妄行枷號決打。永遠充軍。

原問官稍不順從。輒捏旨罰打降級。

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

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巳經先朝革去護衛。改爲南

昌左衛濠懷不軌差内官梁安賫金銀二萬兩遺瑾賂朧奏討准改南昌左衛復爲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五月以高銓爲南京戶部尚書尋忤劉瑾令致仕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

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劉瑾使人踪跡其人回歎曰熊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柰何瑾竟不能害二年取回南京掌院疏捏旨令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加兵部尚書閣仲宇太子太保。致仕、
加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洪鍾爲右都御史仍理漕運、
内監馬永成欲陞錦衣衞百戶邵琪、劉瑾以不可爭。止之。
以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尚書。劉忠爲南京禮部尚書。
大學士李東陽疏諫内苑御船獵獸。 上褒答之
　疏云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鹿牧廝役紛
克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慴不敢諫。不知祖宗
分職設官。朝廷糜禄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
擊熊豕。以爲軼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
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主
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

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六月命刑部右侍郎王鑑之往覈河南徽世子所奏庄田
稱旨陞俸一級
世子累奏庄田不結鑑之判世子田與民田各明白上
下帖然
劉瑾妄議革天下按察司提學官以吏部尚書許進執奏
不可止之
進謂提學作養人才之本竟得留右都御史陳鳳梧撫
詩曰乞留提學當年疏猶有餘光照杏壇復註其詩曰
其時承泛湖廣實蒙其惠云
以劉機為禮部尚書

以劉宇爲兵部尚書。

劉瑾矯詔令南京吏部尚書王華致仕。

瑾恨守仁。故移怒于華。

劉瑾遣例報私忿將弘治元年以後守正職官封贈恩典

一槩行令追奪。

七月。以張鵜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李燧爲工部尚書。

以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八月。黃河清。

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莊。錫之誥命。

起前吏部尚書屠滽掌都察院事。

罷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楊一清。

先是一清廵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劉瑾矯詔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肅州。卒于懷慶

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大怒。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揑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杜氏。斬蘆荻覆尸。瘞于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擅改納粟監生姪壻曹謚爲千戶。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行甫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翰林院學士劉春。侍講學士吳儼。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仕等一百三十五名。

王考論德傅珪侍講顧清。
九月柳慶孫鐘帛朝宣等搆亂總督兩廣都御史陳金命官兵討平之以功陞左都御史仍舊任
劉瑾諫上令人包納錢糧𢷬攬納戶部門外
瑾性極貪酷而假仁義太監王瑺於御馬監造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瑺自為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調邊方知府李遠于杭州
郎中李遠因公忤持衡者出為邊方知府吏部尚書許

進察其枉。調入杭州。

十月。賜皇親沈傳吴讓静海縣莊田六千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静海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戸部。查河間莊田冊。並無静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以南京戸部尚書楊廷和爲戸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起張綵復爲文選郎中。

綵先爲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相得。至是芳在内閣。令綵

說是署郎中。薦于璉以爲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爲文選郎中。會劉永歷通政。尚書許進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于文選疏已入而綵適到。璉欲復用綵。逼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銜之。以張綵爲南京戶部尚書。璉矯詔遂之令致仕。

十一月。劉璉矯詔革天下巡撫。

璉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奏岑猛以功贖罪。免遷。從之。仍命猛爲田州府同知

初猛與岑峻仇殺都御史潘蕃討平之降猛為福建平海衛千戶改流官知府守之始以夷民編戶諸酋多不便因相構亂而猛亦擁兵自固寅緣奏辯劉瑾力主之故陳金有此奏使立功贖罪尋復指揮同知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管粮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改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黜爲民
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守中貴故瑾逮之
以費宏爲禮部右侍郎
劉瑾誣巡撫湖廣都御史劉纓擅闢荆襄道路不先奏請
詔獄賴廷臣論捄釋之
劉瑾羅織浙江按察司副使過憲以數逡東邊儲不清罰
米二千石
瑾銜憲按宣大忤其意故追罰之
逮南京刑部侍郎劉憲以巡撫寧夏事下獄卒
雲南屬夷僉酋阿本搆亂巡撫都御史吴文度率兵討平之

賜勑獎諭。
加刑部尚書屠勳太子太保。致仕。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 朔。
吏部尚書許進等會同都察院。考察天下諸司不職官。幾二千名。
劉瑾矯詔查考察爲民荊州府知府考語來看。尚書許進抗論止之。
荊州知府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著其惡進奏爲民。知府復埇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來看。僚屬悉懼。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棄

劉瑾令朝覲官毋布政司送銀二萬兩。各官無措。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以修撰康海申救。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毋瞯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

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别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瑾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海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别。夢陽始得釋歸。

而海自是與璉往復遂推清議矣。

二月。以江瀾爲禮部尚書。

召王鑑之爲刑部尚書

吏科都給事中王承裕上疏言時政。罰米二百石輸邊。

劉瑾奏太監丘聚交通外臣謫南京孝陵太監。

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梁儲主考會試

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京國子祭酒章懋准致仕。

起前戶部尚書周經于禮部經乞致仕。從之。

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南京操江

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于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劉瑾矯詔逮陶諧，譴謫戍肅州衞。瑾憾諧未已，以在科時嘗廵視十庫，遂駕言缺乏布疋，差人觧詣京，下之詔獄，捆搬百端，誓死不為動，乃復杖謫之。

三月，以張綵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劉瑾矯詔文致致仕尚書楊守隨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
上納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呂柟、景暘、戴大賓進士及第，焦黃

中等一百十五名進士出身。胡纘宗等二百三十一名同進士出身。

改翰林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

先是焦芳子黄中會試中式芳欲子爲殿魁。既而取呂柟爲第一。黄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授黄中檢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黄中與仁等皆擢編修。

劉瑾因修理庄田。擅毁天地壇後土堆。侵占苗竹廠等處官地。及民居蓋房開店。

侵占官地五十餘頃拆毁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塚。

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楊沐爲武義知縣。
沐爲御史忤瑾。故陞之。
逮御史徐禎下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
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廵長蘆鹽課。劉瑾欲令
劄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啣之。後禎復命。候於
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揑旨拿送錦衣衛。二次各
杖三十。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死于獄。仍行原籍
查禎男徐朴起解補伍。
以白鉞爲禮部尚書。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湖廣左布政使。

逮前總制全陜都御史楊一清下詔獄尋釋之
劉瑾惡其築邊太費大學士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四月南京國子監司業羅欽順除名
肇開武舉
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兵部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
廷儀主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爲主考宇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衆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

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幷十三省。令其轄
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
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碍。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
育於學校。或羈於戍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
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
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幷巡按御史。其
南北二京。幷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隷巡按御史。帶管
考試所考人才。如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
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
幷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
初九日初塲。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

式十二日二塲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者爲合式俱于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塲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塲席舍内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録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演成帖題曰武舉録進睿覽 上准行之令以爲例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于家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旣還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已絶必有風雷遶繞吾居爾輩謹無災當静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方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

辰某月某日也。嘗聞河津薛瑄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感召者。固如是夫。

劉瑾假湖廣災傷爲名。奏差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粮餉。福科斂剥削。饋銀數萬。

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恪以巡按順天事忤劉瑾。矯詔罷爲民。

逮御史王時中下獄。枷法司前。謫戍遼東鐵嶺衛。

自正德初。逆瑾煽亂。毒痛海内。時中爲御史。杭疏極論瑾銜之。識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廢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厲。時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嘗以

贓吏祈於時中。不從。瑾既憾。又承宇言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月。數踣且殆。大學士李東陽力援之。乃釋。

劉瑾矯詔羅織孫需巡撫河南事。罰米一百石輸邊。

以王佐爲南京戸部尚書。

時遣科道稽覈各邊粮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一日同尚書顧佐輩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恐不可開端。有毀吏部尚書許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爲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進交淺。然許素有時望。劉尚書恐不如。毀之者因譖曰。王佐

實黨進。瑾益怒。遂遷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封內臣馬永成谷大用等八黨父皆爲都督。

召右都御史張憲同理院事。

以張泰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劉瑾矯詔令養母進士陳璋致仕。

璋登弘治乙丑進士。疏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正德戊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大宰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即

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　詔起用。

五月。命戶部左侍郎韓福兼左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逋賦。福附劉瑾。以幹辦取容。操切嚴急。民甚苦之。

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勑南京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邺鳳陽。

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止之。鑑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會同內外守備直言辨奏。始得停運。及得差官賑濟。

劉瑾懷挾私忿。將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強珍各籍沒財產。家屬發遣充軍。

以張綵爲吏部左侍郎。

劉瑾矯詔罷繖右都御史熊繡先撫大同浥爛布豆罰米五百石責親往輸

六月河南湖廣災　命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都御史巡視之

劉瑾矯詔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盤粮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書內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

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蹤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釋。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

瑾已勒文落職。猶銜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逮南京戶部尚書王佐。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張縉。下獄。

佐。縉以失册籍。同韓文繫。罰佐米一千石。縉米五百石。

吏部推林泮爲南京戶部尚書。劉瑾矯詔令致仕。

七月。以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

瑾以泰不附己。旣恨之。遂欲逐許進。
吏部推南京刑部署員外主事劉吉爲署郎中。劉瑾勒令
致仕。
劉瑾矯詔罪都御史劉孟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益務嚴刻。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
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八月。劉瑾勒令南京戶部尚書雍泰致仕。
保國公家人朱瀛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薦雍泰
南京戶部尚書。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
示抗直。如雍泰平日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叅將。　朝廷屢貶不用。今欺公

舉用。却又揚言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泰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爲詐。直票　旨以屢欺罔斥之。

吏部尚書許進致仕。尋除名爲民。

時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爲民。進子誥讚俱調外任。

逮除名編修劉瑞。以妄薦雍泰。罰米二百石。輸大同。

逮致仕南京刑部尚書樊瑩。以守松江裁減官布。罰米五百石。

劉瑾矯詔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
獄發大夏肅州衛蕃甘州衛各永遠充軍。
近倖素不悅大夏及大夏議革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
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
激怒于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詠求臣僚。劉宇與大
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
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
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
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謂大夏
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從。發

肅州衛充軍。大夏即雇騾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大學士王鏊議廢后吳氏之喪不可苟瘞。從之。

劉瑾欲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瘞不可以苟。

劉瑾矯詔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直。謫廣東揭陽縣丞。

琳因劉瑾陰排大臣。顯出臺諫。故言及之。

劉瑾矯詔行例遣軍。連坐寓王隣佑。皆籍充軍。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戭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戭爲御史時。敢言中貴。瑾銜之。故以他事降之。謝鐸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罰米二百石。待命會赦免。

劉瑾矯詔留巡按陜西御史胡瓚二年。

瑾以己陜西人。瓚不附己。故僞旨留之。未幾。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瑾要朦蔽朝廷。杜塞言路。故禁之。

劉瑾怒都察院審錄重囚内寫劉瑾傳奉字樣數多罪之。都御史屠滽等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堦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張縉坐總督漕運。改揚州充二萬五千石於鳳陽上納。除名。

劉瑾擅改舊制。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瑾欲將曹雄加陞伯爵。故先添增。

十月。調翰林學士張昺為鎮江府同知。

昺見瑾長揖不拜。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于詔獄。

序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為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父以封都督。造墳

莚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並無年例銀兩。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衞，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南京折銀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缺乏，亦皆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大學士徐溥議，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

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使佐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乃朦朧以天順前無前銀例回報。使士民受害。識者短之。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洪服滿入關。罰米二百石。輸松潘。

四川渠盜藍廷瑞鄢本恕起漢中。攻陷郡縣。起服閑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

劉瑾矯詔行天下。強盜併家屬發遣。連親屬。

時錦衣衛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

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土官廵檢。都御史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大學士李東陽力言。免查究。

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爲製碑文。

以吳文度爲南京戶部尚書。勒令致仕。

以陳金爲南京戶部尚書。

修撰何瑭見劉瑾不屈節。乞致仕。

以右都御史劉洪總督兩廣軍務。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南京國子祭酒未至

卒。

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給云。

工部尚書李燧致仕。

劉瑾搆前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罪。罰米三百石。輸居庸。

命都察院副都御史戈瑄清查牧馬草場。

瑄辨疆界。嚴條約。不爲權勢怵。

己巳。正德四年。正月。　朔。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令致仕。

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　敬皇稱其可大用。吏

部從人望用之。未幾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嶺爲民。

嶺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

逆豎劉瑾囑之。不阿徇。正德戊辰三月。出守興化。瑾又

饋異香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奪其舊聘以

弟之女妻之。復以囑嶺。亦峻拒不許。瑾怒。遂擬隆平侯

奪爵事。誣令罷歸家。

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督兵征十三村池水清洞巨盗平

之。

召改洪鍾爲工部尚書。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劉瑾追論都御史戈瑄在浙江布政司時事。罰米七百五十石。

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疏請乞留庫藏以備兵興不報

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儲外索取鹽價故廷舉論之。瑾銜之。

刑部尚書王鑑之致仕。

劉瑾遣計處湖貴邊儲吏科右給事中潘希曾。杖闕下。削職爲民。

三月。戶部尚書顧佐引疾乞致仕。從之。

劉瑾矯詔。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林泮米一百石。輸口外

以柴昇爲吏部左侍郎孫交爲吏部右侍郎。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

以錢璣爲戶部尚書。

璣附瑾不次驟用之。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大學士李東陽執奏止之。

東陽奏言。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

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望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者。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

其餘如所議。

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致仕。

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瑾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鏊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以洪鍾爲刑部尚書

廣東河源龍泉渠賊林貴謝祥鍾仕高構亂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劉洪督兵討之。洪訓兵積儲百需咸備即督率群帥。兼調狼兵合數萬餘軍。勵氣奮勇直抵巢穴環圍而攻之。甫兩月。俘斬八千人。追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二名口奪獲貲畜器械無筭。諸兇盡殲餘黨悉平。捷聞。上賜獎諭兼白金文綺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

得已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
時國學教廢雲鳳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嚴雖誹
謗四出不爲動六館士于卒感服痛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
例悉毀之
降吏部尚書梁儲爲右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
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士吳廷舉下獄
時鎮守忩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具奏有旨取省
杯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監打點錢賂劉
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誣列廷舉罪逮獄鞫之無狀止

以枉道回家械首吏部門前。王事宿建葦謀救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爲民。

命工部尚書才寬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孝宗實錄成。

進大學士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召南京吏部尚書劉忠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陞調南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攝充政務。

以畢亨爲工部尚書。

以吳洪爲南京刑部尚書。

劉瑾矯詔罰致仕戶部尚書顧佐米一千二百五十石。時命官按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爲佐罪。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爲佐罪。罰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爲佐罪。罰輸一百五十石。

太監谷大用傳旨令臨清鎮守開皇店。劉瑾捕獻計者罪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六月以石珤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以張綵爲吏部尚書。

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掌都察院事吏部尚書屠滽因劉瑾欲誣商人入宣府權者以盜罪。不從。奪俸。遂致仕。

七月。日本南海會遣使來貢。

召南京戶部尚書陳金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尋丁憂。

廣東樂昌仁化猺獞與郴桂賊搆逆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洪調狼兵及官兵二萬討平之。捷上賜金幣奬之。

八月。崇王之國常德。

劉瑾受都督神英厚賂。擅加涇陽伯爵。給與誥券。
英無開疆闢土大功。以賄得之。
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清理屯田。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
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克足議者以為國初屯
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
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
各往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追及完積逋者為
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
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
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起兵

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日辦。苟不復正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劉瑾矯詔羅織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巡撫江南事。罰米七百石。原籍上納。

劉瑾票本張文冕先以詐僞事。鑑捕置于法。後亡匿附瑾。朝夕扇禍無所不至。竟誣松江布事於瑾。罰米困之繼又捏闕里修造事。罰米二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所克。戶部爲乞 恩寬宥。 上特命蠲之

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相面

算命。
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後有大貴
九月畿內盜起遣御史甯杲敕薛鳳鳴督捕群盜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
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刼財號爲響馬盜至是
聚黨益熾劉瑾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敕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至
是許杲等各攜家以滅賊爲期
吏部推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
泰奉表入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銜之
改南京禮部尚書張鏤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孫需爲南京禮部尚書。

閏九月。改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奪平江伯陳熊爵。

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數估銀爲賍。遂與大獄必欲寘之死地。大學士李東陽乃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勒銘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大功

臣以蕭何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初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瑾不答。

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勒爲民。罰米四百石。追奪誥命

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 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遂矯詔下陶琰獄。禁錮幾兩月。乃罷官去。

劉瑾誣平江伯陳熊賍私逮獄黜伯爵籍沒財產全家押發海南衛充軍

●瑾聽譖及恠伊不遂賄賂故羅織之法司問監守自盜雜犯死罪緣係應議大臣上請被瑾將伊先朝給有免死誥券盡行追奪。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全陝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才寬陝西三邊自罷楊一清劉瑾壬華總制至正德四年北虜猖獗復用寬寬好野戰不拘戰陣畧一切裁決自將值大虜在套率師由興武營擊之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卒于陣中。事聞廕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陜西漢中等處
罰南京禮部尚書孫需米二百石輸邊尋令致仕
復梁儲吏部尚書。
十一月劉瑾傳旨降徐淮捕盜御史薛鳳鳴爲徐州弓手。
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
以張憲爲南京禮部尚書尋令致仕。
瑾惡憲不附已。月餘內。勒令致仕。
劉瑾超陞曹椎爲左都督。
巡按御史劾都督僉事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總制才寛

被虜殺虎劉瑾挾私切責御史反超陞曹雄、

罰雲南叅政王鎮米五百石。

鎮任工科給事中。忤瑾故以他事罰之。

劉瑾私置軍器。

瑾懷異心密令兵仗局太監孫和等置造衣甲牌面千

餘副私假寶一顆又令兩廣太監蔡昭潘午製造弓箭

五百餘張匿藏私宅。

十二月保寧流賊藍廷瑞僭稱順天王鄢本恕僭稱刮地

王廖惠僭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

藍賊等因四川廵撫都御史林俊督兵捕勦。流侵入湖

廣境。

改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處邊備。

時四川盜熾劫財殺人。故移俊撫捕之。

四川流賊劉烈等復還本省勅巡撫副都御史林俊相機截殺凡事從便宜區處。

初劉烈等四出搶掠侵入陝西漢中西鄉縣等處地方。僭稱王號。勢漸猖獗。至是復還四川地方。故再剿之勅內除首惡正犯不宥外。其協從餘黨照例釋放。

改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梁儲于南京吏部。

瑾惡儲不附已。

亦不剌阿爾禿厮掠西寧諸番。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朔。

劉瑾禁察諸司饋遺。

吏部尚書張綵嘗勸瑾云。今天下諸司。公有餽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遂禁察饋遺者。時因饋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命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洪鍾總督川陜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以劉璟爲刑部尚書。

戶部左侍郎儲瓘乞致仕。許之。

劉瑾矯詔增陜西河南山東山西解額。

差侍郎叢蘭整理陜西邊儲。

陞真定捕盜御史甯杲天津捕盜御史殷敎俱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杲在真定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日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盜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聚衆爲亂敎亦捕盜有功。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致仕謝鐸卒贈尚書諡文肅

鐸性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有足尚云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內閣辦事。

元爲瑾黨故矯詔用入內閣。

以胡汝礪爲兵部尚書未任卒。

劉瑾擅令內使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闥。

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囘歛銀欲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

劉瑾出太監張永于南京谷大用等解留之。

瑾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于 上調張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

勅署都指揮僉事楊宏充副總兵分守松潘等處地方。

三月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贈太保謚文端。

經山西陽曲人掌邦計秉正執法不為權勢所撓識大體先恤民而後惜財語及民病痌瘝在身寬逋負緩征斂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出經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為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為惇大寬平之政掊尅聚斂之風為之稍革天下陰受其賜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旦懷権利至民力竭之念經實兼之。

以王敞為兵部尚書。

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衛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欽銀

二萬饋劉瑾瑾奏収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
宣降長隨良降南京白戶錦以不知情致仕
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官軍屢失利總督
軍務洪鍾以計擒滅之
以朱恩為南京禮部尚書
恩以賄劉瑾陞瑾誅以人言能
四川播州土官楊友賄劉瑾復宣撫巡撫都御史林俊抗
論不宜復不報
友與兄愛爭襲仇殺已奏革其宣撫乃以萬金賄瑾求
復俊言亂階不可啟忤瑾意
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

寧河王鄧愈之後有兄弟爭所賜田宅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其兄倚瑾為援而求勝焉洪不從。

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姜洪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大理寺少卿周東。

初寘鐇與寧夏衛儒學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情熟說有人相我帝王相貌又有師婆王九兒假降鸚鵡神呼寘鐇是老天子遂懷不軌及何錦周昂托孫景文借寘鐇銀納級陞都指揮恩深至正德四年鐇邀錦等飲酒閒說劉瑾竊弄大臣科道求陷結張綵劉機外邊結曹雄等大出校尉紀敞金棨等百餘人訪察害人恐人進本揑寫旨打一百全家充軍杜絕人言若等扶我為王

以討劉瑾為名以成大事錦等聽允對天發誓不許泄漏及瑾差周東丈量寧夏地土每地五十畝量作一頃又每一分要銀一錢奚迭劉瑾人情不堪鐇乘衆怨遂與何錦周昂丁廣等於四月初五日集衆偽鑄印章封拜賊黨撰成告諭榜文內開劉瑾不法事情傳檄以誅瑾為名關中大震

陝西守臣將寘鐇等刊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容匿不行奏聞

總兵曹雄等率兵沿河堵截差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聚捲掃柴草盡行燒毀

鐇差魏鎮等到廣武營散賞孫隆用弓箭神鎗射打却

之

遊擊將軍仇鉞領兵執寘鐇拜敍逆黨周昂等餘黨悉平

初總兵曹雄令家人持書約鉞內應值四月二十三日早有寘鐇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喚仇遊擊陪祭仇鉞推病不出周昂自來看望仇就乘機密令伴當陶斌將周昂抱住仇遊擊同家人來得用鐵骨朶打死周昂割下首級郎開門吹號頭招呼原約遊兵親信官軍楊真等一百餘人前到寘鐇府內將朱霞王環姚鐸李榮孫景文史連孟彬高嵩夏琳朱洸陳宗俱就殺死又將李蕃張會通拜儀賓謝廷槐韓廷璋擒獲及將寘鐇拜宮眷拘係在官就令軍人荀子先馳報曹總兵又

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

上聞寘鐇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

詔內有宥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出內閣草。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謹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大學士李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只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陸誾管領神鎗，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寘

鐇

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已擒逆黨故出師時續
率京營兵三萬討寘鐇會合陜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勦
各賜璽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命戮止渠魁脅從罔
治以功贖罪者得從其賞格

以劉纓爲南京刑部尚書

以劉洪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五月劉瑾矯詔改戶部右侍郎陳震爲兵部右侍郎兼僉

都御史先討寘鐇暫行總制事

震附瑾由光祿寺卿陞戶部右侍郎瑾倚之爲腹心會

寘鐇反衆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

之然度一清必能故差震彌縫其缺冀其成功將柄用之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回勅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兵將洗寧夏城一清恐激成大患故疏乞取回京兵仍遣百戶常臣賫牌曉諭寧夏官舍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三重臣來撫定爾軍民又出給告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脇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仇攀誣指敢有揑造流言者治以軍法

侍郎陳震將寘鐇等械送京。右都御史楊一清遣官賫鈞帖止之。

一清以事干宗室，既無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審鞫未實，一槩解京，莫適爲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賫鈞帖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會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奏聞下法司議從之。

時鎮巡公移逮上千餘人，一清慮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不該連坐者混逮其間，乃會詢族鄰長老，於是

堂侄以下。子壻許嫁之女。并雇工人役出之九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一清又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刼財。乘機爲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事有不同。徐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俱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誅正犯而徙其妻子。

楊一清會張永咨諭鎮巡捕遺姦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一清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僞命僞符手刃大

臣者。戕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
察令所司捕之、
楊一清會張永具奏。慶府失節。請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
例。通行天下。以杜交結。從之、
削慶府護衛。以寘鐇典伏所編克興武營戍任、
皆一清建白。
工部侍郎俞俊於京城內永昌寺舊城買濶添蓋倉廒。工
成。賜紵絲襲衣。及　御製詩書。
六月京師旱霾。
命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瑾不欲一清還京。遂留總制。

大學士劉宇致仕。

宇附劉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求免。

以俞俊爲南京工部尚書。奉勅馳驛。

劉瑾聞寧夏平。揑旨誇己功。加添祿米。超陞兄劉景祥爲都督。

大學士李東陽疏弭災四事。不報。

東陽因旱霾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後。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罪。疏上不報。

劉瑾矯詔黜都御史周南爲民。再繫大同獄。

初南以查盤糧草浥爛。繫大同獄。值寘鐇反。赦天下。命復職聽用。劉瑾惡其不叩門。仍繫之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

未幾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流賊藍廷瑞廖惠等攻破通江縣。

劉瑾恨詔書不出已意。將原有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仍舊查發追徵。

召石珤爲國子祭酒。

珤在南監立法嚴整。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查對軍

册有患病不容給假逕力主准假南京戶科因晒晾黄册有不至者輒行典簿應取供令其每夕晝酉逕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悦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悯悯逕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册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

右都御史楊一清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事條陳地方十數事下部議之

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恤困窮溥賞賚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迯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廕䘏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軍糧邊儲極論

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可。

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都御史楊一清疏止之。

一清疏言。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搶擄。又恐河凍之後大賊沿冰入套。各鎮兵馬。正當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來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

劉瑾故入見監指揮徐鯤斬罪全家發廣西南丹衛永遠充軍家產沒入

鯤抄有寘鐇累劉瑾罪狀令言與人傳誦故瑾陷之

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丁憂不補其缺劉瑾令總制楊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

瑾忌一清令吏兵二部咨行蓋陰奪總制之權也

八月太監張永同京獻俘寘鐇伏誅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閒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

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卽命禁兵逮瑾永等勸　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就內獄次日早太監溫祥等持疏至入內閣讀畢李東陽徐問曰今當如何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　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　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進　上降旨瑾罪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異日科道列劉瑾罪惡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于　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

期肆手罪狀明白，坐誹反，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食其肉。爵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是時籍瑾書籍，得泰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欲降旨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首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

賜包容。若據實論罪。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至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瑾事情者。併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及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衮龍袍金龍盔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

大學士劉宇曹元及劉宇子編修劉仁以附劉瑾。罷爲民。

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以附劉瑾。並除名爲民。

黃中狂恣無恥。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瑾得之。後臥病。黃中淫烝。天下唾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禮部左侍郎費宏奏山東河南陝西山西解額。係劉瑾增者。今科姑聽。俟後科復舊。從之。

戶部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以附劉瑾。罷爲民。

召總制全陝楊一清爲戶部尚書。

一清與張永謀誅瑾有功。故召之。

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爲

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劵世襲。

大學士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廕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寳司丞。尚書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

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内。彬既掌司禮監。决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云羣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

山東河南北直隸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改劉機爲吏部尚書。

機生長都城。與奄豎綢繆日深。營魏彬改用。

詔革寧王護衛仍爲南昌左衛

逆瑾事敗。兵部因言奏革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疏改弊政不報。

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　上好遊樂。時宿于外。而皇儲未建。俊甚憂之。遂於川中復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儲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

安知後無復有瑾者。其詞指剴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工部尚書畢亨疏劉瑾不法事。請釐革內官請討立祠例。

魏彬等矯詔令亨致仕。

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修墳。不係

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初制。豈有文官修

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復前大學士少師劉健。少傅謝遷。吏部尚書許進。戶部尚

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

書林瀚。左都御史張敷華官。致仕。

詔奪神英涇陽伯。

詔復陳熊平江伯。

詔華寧夏護衛屯田。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江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翰林學士傅珪侍講學士毛澄。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繼先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蔣冕侍講朱希周。

九月。以誅逆鐇逆瑾詔天下。

以劉忠梁儲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事。

以王瓚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改禮部尚書白鉞兼學士。入東閣管誥勑。兼管詹事府事。

起右副都御史邵寶巡撫貴州。道改戶部右侍郎。疏乞終養

以羅玘爲南京右侍郎。
總兵馬安敗流賊于景州。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梁儲少保並武英殿
大學士。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守仁抵任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
其成囹圄清虛。
詔復劉瑾陷害給事中湯禮敬等十六人。御史陳琳等二
十五人官。查明敘用。
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
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

琳、貢安甫、史良佐、曾蘭、王弘、任誥、李熈、王蕃、葛洪、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

起前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理巡撫。琰單車至鎮，廉得諸倖豎官民之豪猾者，悉治以律。權勢斂手。且淮安乃南北咽喉，貢獻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無厭，而督運武臣又往往侵漁其間，為奸利事。軍民並病焉。乃榜諭以法，常廩之外，一毫不少假，而率以勤廉。俾知敬畏。未嘗有一人敢犯禁者。

起為民僉事吳廷舉為雲南副使。未行，陞江西參政。

起致仕張憲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張燦爲南京吏部尚書。柴昇爲南京禮部尚書。

十月。以費宏爲禮部尚書。

南道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不聽。

芹疏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廕。乞

賜罷黜。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奏擒獲賊首廖惠。幷斬賊級。降勑

獎勵。

俊發官兵及儸㑩石硅等處土兵討賊。擒斬三千餘名。

奪囬男婦六百餘名口。騾馬一千餘頭。幷兵仗衣物。被

追落崖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惟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

恕會合，入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

起致仕左侍郎儲巏復為戶部左侍郎。

起除名司業羅欽順復補南京國子監司業。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諳練政體，嘗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藝斯茂矣。貿貿為之，能不亂乎。哈密之復，攘夷夏之衆。深入前代兵馬未到之地而成安攘之功，識者難之。在兵部。南北邊方重大機宜文書，無日不至。閱如流，案無停牘。諸司事體，累朝詔例不一，吏胥緣為奸。乃擇僚屬有識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永著為令。未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

者在吏部每會議六部大事進既諳熟 國家典故數語之間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啻己出蓋有古大臣風焉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學士白鉞卒

鉞爲人重厚政尚寬簡不爲骫骳之行瑣屑之節值事所難處多爲遜避未嘗遂失乎正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勸 上安處宮闈溥施恩澤

不報

東陽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

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頊上念上天托付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有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起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赴。

以傅珪爲吏部右侍郎。

起致仕李燧復爲工部尚書。

太監張永矯劉瑾奢僭之政。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屬大學士李東陽等各作長詩。命工部刊印傳之。

東陽爲窮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𥙿大悅，說者謂恭

幾流賊殘毒中原，爲窮之應，

起爲民潘希曾爲刑科右給事中。

起致仕楊茂元爲江西右叅政。

起御史胡瓚爲南京大理寺丞。

起容縣知縣王啟爲四川蓬州知州。以總督兩廣右都御

史林廷選薦，陞南雄知府。

戶部尚書楊一清奏。行各處邊境巡撫將見在官銀，招糴

以備軍儲。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叅議賀欽卒。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官。遊於陳獻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授參議。尋以毋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吏部尚書劉機以人言致仕。

尊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太后張氏爲慈聖皇太后。

起養病御史聶賢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遷濟寧州知州張宗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勅署都督僉事昌佐充總兵官鎮守四川地方。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朔。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乘元旦進兵。圍燒江津逆賊曹甫等。殲之。降勅獎勵。

曹甫僭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而燒之。賊奔竄。又於山坪伏子岸等。連戰連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共斬獲賊級八百餘顆。殺死四百七十。燒死七百餘人。擒獲賊屬男婦七百餘名口。收回男婦七百有餘。奪獲馬騾器仗等項數多。人心痛快。地方悉平。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戸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司主事。
召何鑑爲刑部尚書。
二月，起何瑭復爲翰林修撰。
勑諭天下鎮巡幷三司等官。痛自修省。
進士陳瑋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
起劉玉爲河南提學僉事。
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主考會試。賜宴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巨盜劉七等聚衆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叛

時窮民響應。旬日增至數千。

起張崮復爲南雄知府。

寧王宸濠奏討樂人秦榮爲樂官。許之。

濠愛榮貌美善唱于近侍奏討。出入宮闈。撥置府事。

改柴昇爲南京兵部尚書。

改李瀚爲南京戶部尚書。

三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衆劫畿內州縣。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盜。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劉六等日猖獗不可制。

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
軍務征勦畿內流賊劉六等。從之。
內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者陞一級。
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
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楊慎余本鄒守益進士及第。許成
名等一百十五名進士出身趙官等二百三十一名同進
士出身。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
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
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叅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蔭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訐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調降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為稍寬而公卿與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命太監張永同刑部尚書何鑑右都御史王鼎大理寺卿張綸審囚凡矜疑閱實者奏聞從末減釋之

修撰何瑭疏祛賊三事下部議之

陞南雄知府張嵿為江西右參政

大學士劉忠省墓遂乞致仕許之

時政權在張永大臣政事璉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忠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試錄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試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等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適以省墓陛辭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命都指揮僉事楊完充總兵官鎮守四川地方
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乞致仕許之
命叅將徐繼任剳松潘地方
江西盜起命守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浙閩廣等處軍
務率副總兵張勇討之
先是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雪二等據
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之東鄉饒
州之桃源洞等處賊作亂
五月兵部尚書王敞以人言改掌通政司事
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行王敞在兵部
遇盜熾束手無策但吏部一清徑奏行之故科道劾敞

不職乞速罷黜張永雖悅敝不能留

四川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殘害蓬劍二州敕總制尚書洪鍾同廵撫都御史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

改何鑑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總制軍務右都御史陳金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共征江西巨賊從之

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從之

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逼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逆瑾罷斥舊將都督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操兵錄用民間

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柵。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守黃河。斷大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往劄以防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大患。 詔悉從所議。

勑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鍾林俊會勦藍廷瑞鄢本恕劇賊。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贈太傅。謚忠宣。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者。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

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黷軍民有不得所者必蹙額不樂於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大夏足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陜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鄢本恕等賊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乞蚤定大計以絕窺覦不報

玘言大盜並興遍布天下縛殺方面射死將官剖剥黎

將王杲。執殺都御史馬炳然。或至擁如劉孟子者一二人。馳騖中原。引誘不逞。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舉。竊有瑕哉。伏望立召親王。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之議。順昭穆之宜。而無卽眞以俟前星之耀。

兵部尚書何鑑奏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薊州等處

流賊劉六等復回山東。

日本國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七月。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衰。內批即允之。此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罷哭追送。未幾。而兩川逋寇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熾殘破蜀地。人民亦遭荼毒矣。

文安生員趙璲降渠盜劉六劉七反。

璲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璲挈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馬中錫便服單車。從數僕直抵賊壘

開其自新奏聞下廷議吏部尚書楊一清獨執不可赦從之

劉七屯兵近圻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閑習弓馬張又不知兵專主招撫請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一清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名煽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流賊劉六等知中錫招撫不從散而復合劫掠畿縣

先是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二人受命征劉六等賊中錫書生欲効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徼諸路凡劉六等經

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刼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中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

兵部尚書何鑑劾馬中錫張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逮下獄論死

後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閑住

詔都指揮桑玉受財啓禍。通事王永與賊交。皆下獄。

桑玉伏誅。王永亦斃死于獄。

八月。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馬中錫等旣無功。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在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巨盜劉六劉七齊彥名領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

劉六等怒豸等抗拒。屠戮人民不計其數。

逆盜趙璲等推楊虎爲主帥。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

燒毀糧舡殺擄人民

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急大本圖治安　上不從

一淸言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早視朝收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耀龍馨嘗幸豹房日訓兵後苑非宮禁所宜恐無以安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戒嬉遊以消意外之慮又言經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

遣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直定都御史蕭翀以遇賊失機

下獄除名爲民。

詔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

提督軍務侍郎陸完合諸將大敗流賊于固安平口　賜羊酒

初兵部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將軍郤永率部下入居庸關駐劄涿州延綏副總兵馮禎入紫荆關駐劄保定值賊圍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 上御文華門召何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 上喜諭曰若等就寫火牌調陸完徑往信安復諭曰朕直言直語卿等勿訝粗率鑑頓首謝承 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諭留正陽門鎖鑰齎牌到涿州戒以失誤者斬侍郎陸完欲領兵南行而齎牌適至遂直趨固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

宣府副總兵許泰敗流賊于牛壁店

宣府遊擊郤永敗流賊于鐵橋。

延綏總兵馮禎遇賊于東明裴子巖，率兵大敗之，斬賊帥僞千戶。

山東盜都賊張興與張旺等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劫掠，主事張嘉謨督續調官軍，與遊擊郤永兵敗賊于高麗店，盡殲之。

以都御史張鳳巡撫山東，甯杲巡撫保定。

九月，命刑部右侍郎戈瑄勘岷府不法事。

總兵馮安帥官軍敗逆盜楊虎趙璲于景州朱門村，璲等奔遁小灘河北。

對敵五陣，殺死賊一千餘人。

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領官軍禦逆盜趙璲等敗
績
九月初三日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
副總兵李瑾帥官軍禦逆盜趙璲等于山東蒙山地方敗
績
殺官軍四十餘人棄鎗盔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
衣沿途穿着璲過泰安縣題詩一首有縱橫六合誰敢
捕之句
太監谷大用都御史陸完督遊擊許泰等帥官軍敗逆盜
齊彥名等于棠子嶽
殺死賊九百餘人去大名地方又被官軍殺死賊一千

餘人。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率部院尚書等官柴昇喬宇李瀚劉纓孫需等請建儲宮。不報。
時儲位久虛。盜賊紛起。人心洶洶。故言甚剴切。
國子監祭酒石珤疏請擇宗藩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清承嘗之禮。不報
四川江津仁壽逋賊方四任鬍子麻大兒等復起。殘破蜀土。
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之。
禮部尚書費宏奏鑄印局於食糧二名之外。額處聽缺四人習字四人著爲令。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

補投考者不下數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故宏奏此擬數十年內。是投考及請託者皆絕。

倭寇浙東。

十月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再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不報。

玘因前星未耀。南京部院請正儲位。不報。故又上言奸雄睥睨人心搖兀。且侵及當國大臣。一無顧忌。

流賊劉七等破鎮州。

大理寺卿張綸評高陽氏王𦍑非謀叛罪止梟首。忤內臣魏彬等意不從。

𦍑為奸僧所罔。刺臂肉為龍形。官校捕入東廠坐謀叛

欲修功。綸不從。中官銜之。尋調工部右侍郎。以右副都御史王縝巡撫應天等處。南京兵部尚書柴昇上厭救時弊收人心十三事。下部議行之。

大要祛逆瑾餘孽。中官不悅者滋衆。巡撫河南都御史鄧璋因流賊南劫。奏留懷慶知府臧鳳得民。詔改河南左叅政。督理糧儲。

鳳陞山西左叅政。故璋奏留之。以撫忠爲大理寺卿。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於武定州

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濬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日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

逆盜趙璲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

南至徐州攻城未破

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

先朝禁葬舊穴

寧王宸濠請將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

十一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因省墓在家。乞致仕。從之。

逆盜趙璲等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執高郵指揮陳朋隨行。

靈璧知縣陳伯安領兵禦逆盜趙璲敗績被執往攻宿州城不破燒毀南關。

殺死官軍二百餘人。尋釋伯安。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又執虞城知縣。尋又釋之。又攻破歸德州。

武平衛致仕指揮石　領官軍僧兵。禦逆盜趙璲等。敗

績。殺死僧兵七十餘人。

逆盜楊虎等溺死。趙璲等復推劉惠為偽帥。

潁州夏指揮等率官軍扼小黃河渡。楊虎領黃寧等七人奪一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俱水死。

總兵白玉領官軍禦逆盜劉惠於泰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奪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逆盜劉惠攻破沈丘鹿邑。

執都司潘翀。殺都司王保。射傷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一千餘人。

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同生員老人等備馬匹金帛赴鹿

邑哀免一縣生靈惠等不攻去之

京師地震

魯府鄒平王當襲爵為庶兄奪且數年禮部尚書費宏因

奏辨據倫序謂宜改正下廷臣議從之

流賊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

流賊劉七等覘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在臨清擁衆復奔

霸州

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

書何鑑未發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家奴遞入

長安門就託守門中官姓名遂門遞入司禮監直房轉

奏 上知復為牌傳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縋城賫報通

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人馬，兼以常制　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牟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以定漏下五鼓矣，頃之。上命司禮監太監召至左順門問今日　駕可出否。對曰。　駕當早出以安人心。　車駕遂出。迨暮方回。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淶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覘知祁州備禦有方。乃迂道徑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栢鄉内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閘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禎郤永金輔李瓚張俊成釗追

戰敗之渡河陷溺死者無算。

逆盜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瑾馬禎營。許泰與禎瑾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

紀功給事中柴玉吳棨御史吳堂重宗建議請乘慶捷機會速加陞賞以勵人心。詔陞賞諸將有差。

十二月。逆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分爲二夥。寇山東劉惠趙鐩邢老虎分爲一夥。寇河南。

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寇其勢益熾。

逆盜劉惠僞號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僞號副元帥

餘盜僞授都督提調協守指揮千百戶等名分作東西二廠營事。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又置金旗一

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僞造鈞牌上書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鋪合用器物修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遣悞者軍法從事

逆盜劉惠等攻陷上蔡縣

上蔡知縣霍瑄率典史倂信陽指揮督兵拒守逆盜劉惠等破城將霍知縣支解梟掛燒刼官民房物庫獄無遺賊前到商水知縣率師生迎入察院住劄數日

西平知縣王佐率兵拒敵不支賊劉惠等支解之

盜乘勢攻破遂平舞陽葉縣殺死閻知縣妻馮氏及知縣唐天恩拜父唐正凡六人

舞陽縣監犯僧德靜妄稱唐府逐出有孕宮人所生逆盜
賈兇兒留在營內
逆盜趙璲等攻郟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遂不殺
人引衆去之
逆盜趙璲等攻破寶豐縣僉事孫　差陰陽生賁執招撫
黃榜來營璲等寫乞恩辨明本一副與陰陽生賁回
內開先年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
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淥雪精神獨斷于
中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等語
逆盜趙璲等攻破裕州殺死都司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
遂屠其城

殺死男婦數千。官民房屋燒刼一空。隨有唐府差人說
德靜非我骨血。可與殺之。
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節制
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兵部尚書何鑑建議復於宣府
許泰郤永。大同李鋐遼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
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干。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
將。計日剿滅。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命都御史叢蘭巡撫廬鳳滁和等處。兼賑濟兵荒。

詔贈裕州同知郁采光祿寺少卿蔭一子。

時被賊殺死西平知縣王佐聚強知縣段豸上蔡知縣霍瑄俱贈官賜蔭。

逆盜趙璲攻鈞州不克以尚書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